



端午记忆

粽子、糖包、五彩线、艾草香……留在记忆深处的那些端午节，大多与童年记忆重叠，而那些留在舌尖的美妙滋味，也大多与亲情的味道、故土的气息融为一体。



外婆的碱水粽

□仇瑕

在我的老家，人们习惯端午节吃碱水粽子，就是在糯米中加入适量的碱水泡两个小时，用箬叶包好，放入水中煮。煮熟后的碱水粽子通体浅黄色，可以蘸糖吃，味道清香可口。

小时候，每到端午节前，外婆就将提前泡好的碱水糯米和箬叶搬至庭院，坐在小板凳上，开始娴熟地包粽子。她的双手如同蝴蝶一般上下翻飞，眨眼间就包好了一个个有棱有角的粽子，碧绿碧绿的，连成一串。我在一旁看得痴迷，仿佛已闻到了粽子的清香。

吃粽子是一件极有仪式感的事情，可不能急。包好的粽子至少要煮两个小时才能完全煮透。待清香扑鼻，揭开锅盖，箬叶已由碧绿色变成了棕黄色。我常常不顾热气，伸手就想抓一个，被外婆一巴掌拍回来：“烫着你！”

我吐着舌头缩回手，外婆自己却不怕烫，把粽子一一解开，一边解，一边轮换着用左右手摸耳朵降温。煮好的粽子色泽橙黄，晶莹透亮，十分诱人。外婆将粽子摆上桌，再摆一盘白糖、一盘红糖，全家人围在一起，吃着入口软糯、清甜可口的碱水粽子，心里也甜丝丝的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尝到了更多口味的粽子，渐渐地，我不再那么热衷于碱水粽子了。上大学后，有一年暑假回老家，打开冰箱，我惊讶地发现里面塞着满满一大包碱水粽子。我好奇地问：“端午节的粽子还没吃完吗？”

母亲的语气中有一丝嗔怪：“外婆想着你今年端午节没回来，没吃到碱水粽子，特地在你回来前又包了一些，留给你解馋的。”

我不以为意：“现在谁还吃碱水粽子啊！外婆你知道吗？现在粽子的口味可多了，什么意式肉酱味、流心巧克力味，改天我买给你尝尝。以后端午节也别包碱水粽子了，怪累的。”

外婆笑着说：“好，跟着你享福了。”眼底却有说不出的落寞。

后来的很多年里，我再也没有吃过碱水粽子。工作之后，压力渐大，我常常顾不上按时吃饭，胃口也时好时坏。某天深夜加班回家，不知怎的，突然想念起碱水粽子的味道来，还是那种非吃不可的想。没办法，隔天我在网上下单买了箬叶，凭借小时候的记忆，泡上糯米，胡乱包了一气。粽子圆的圆、扁的扁，一点棱角都没有，我却等不及了，缠上好几圈棉绳扎紧，丢进锅中煮。等了两个小时，迫不及待地捞出来，一尝：“呸！好苦啊！”再试，仍然是苦的。第三次，依旧失败。那一刻，我的心情几乎是崩溃的，强忍着委屈打电话给外婆，开口第一句就哭了：“外婆，我想吃碱水粽子。”

一周后，外婆带着包好的碱水粽子北上来看我，进门便忙碌起来。不一会儿工夫，碱水粽子就上了桌——仍然是剥得一丝不苟的粽子，搭配白糖和红糖，一如当年的模样。

我一边吃，一边听着外婆念叨：“包碱水粽子啊，不能心急，碱放多了会苦，放少了不香。煮的时间也有讲究，久了会老，时间不够又太生。这些门道啊，都得靠慢慢摸索。你们年轻人呐，没有这个耐心，往后要想吃碱水粽子了，就告诉外婆，我带来给你。”

望着外婆瘦小的身影，我突然发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的背佝偻了，力气也小了，只有那碱水粽子，仍是当年香甜浓郁的味道。那一刻，我情不自禁落下泪来。

有一种习俗，生长在灵魂深处，任凭光阴荏苒，依然不改当初的模样，因为那里藏着儿时最美好的记忆，藏着亲人最温暖的身影。

闻到故园的味道

记得小时候，端午将至，家家户户便开始忙碌起来，插艾蒿、采苇叶、包粽子……

清晨，父亲早早地起来，拿了镰刀，披着晨光，蹚着露水，去地里割青艾。早饭时，父亲割来的艾草已经挂在屋子的门框上，院子里弥漫着艾叶的幽香。年幼的我不明白，问挂这个有什么用，母亲瞪着我说：“这是驱邪的，挂了艾草，毒虫鬼怪就不敢进屋祸害人了。”此时，整个村子里都散发着艾草的浓郁香味。

奶奶会忙里偷闲，一针一线地给我们缝制艾叶香囊。针脚密密的，每扎一针，她都要将针在发际间轻抹一下，看似习惯，又未必不是为了一针一线都浓浓地纳进她的一番心意。心形、菱形、圆形、方形，香囊个个精巧细致，可戴在胸前、腰际，亦可装进贴身衣袋。香囊不起眼，却传递着一份朴实而真切的眷念，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宠爱。

端午节最忙碌的就是奶奶。前一天，她就把糯米泡好了。她熟练地拿起两张苇叶，稍一对折，一只手托着，另一只手依次放入糯米、蜜枣，用筷子插实、包好，再折上去，左右一抹，多余的叶子往下一折，一个细长的粽子即成形了，用绳子一匝一匝地缠好，即可下锅。

灶头是砖土砌的，锅也大，一锅可煮很多。奶奶习惯取些干稻草，用水淋湿，垫在锅底，再放入粽子。煮粽子的水不是清水，而是草灰水。草灰水是把烧过的稻草灰放于纱布上，用开水过滤而

成，说是这样煮出的粽子不伤胃。

煮粽子是相当长的过程，奶奶不停地往灶膛里续柴，最后再焖一晚上。端午节早上，烧了一夜的灶火渐熄，大锅里“咕嘟嘟”地冒着些微小的水泡，清新的苇香和糯米香漫出锅沿，漫出灶间，弥漫在农家小院的上空。起床后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往厨房冲，麻溜地从锅里拎出粽子，剥开粽叶，将它放在盛有白糖的碗里轻轻一滚，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

一年又一年，奶奶渐渐老去。在奶奶的最后一个端午节里，她依旧忙碌。她似乎是这个节日的主持人，任何人都可以忽略和忘记这个日子，唯独她不能。这一日，她的儿孙们又从各处奔来，吃齿颊留香的灰水粽子。奶奶总是唠叨不已：谁该谈朋友了，谁该结婚了，谁该生孩子了……大家一个耳朵听，一个耳朵出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在那年端午后的一个深夜，奶奶忽然丢下大堆未了的心事，匆匆撒手而去。

时光流逝，我日渐远离老家，外出求学、工作，可我依然铭记着“端午时节草萋萋，野艾草草淡着衣”的习俗。我会买些艾草，插在门梁上。更多的时候，我把艾草在手里搓揉，青青的汁液染上指端，任凭自己被那浓烈的香味和苦味包围，清苦的香味像我蕴藏的心事，弥漫开来。闻着那似蒿草、像野菊的苦香味，我想起慈眉善目的奶奶，想起她在桃树下包粽子的身影，想起甜而不腻的灰水粽子，似乎又闻到了故园的味道。

□吕峰

五彩线的“告白”

□茉白

古人认为端午节是“毒日”，故而在传统习俗中，大人要特别为孩子举行各种消灾祈福的仪式。其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系五彩线。

记得儿时，我最不喜欢端午节，因为一大早，太阳还没出来，“咔嚓、咔嚓”清脆的剪刀声便闯进我的耳朵，把酣睡的我吵醒。睁开眼，发现母亲正弓着腰偎在我床边，将五彩线在我的脚踝和手腕处各绕一周，比好了长度，利落地剪掉多余的线，又把线的尾部在自己手指肚上缠绕一圈，打上结扣，最后还要拖一拖线圈才放心。我被扰了好梦，心里老大不情愿，刚要开口抱怨，母亲却将食指比在嘴巴上，示意我不要说话，我才恍然，这是戴五彩线时的“规矩”。我翻个白眼，不屑地倒头睡去。

没睡多久，奶奶又叫醒我，让我给她搭把手。她让我将五彩线密密匝匝地横缠在一块小白纸板上，再自上而下贯穿一条竖线，缠好后，多留出一段线，奶奶把它拴在我的衣扣上，嘴里念叨着“小瓶子，驱邪避灾”。她又用五彩线绑紧一小撮高粱苗，制成一把小扫帚，要给我戴在脖子上。我扭头一躲，皱起眉头道：“扫把星最晦气，奶奶怎么给我戴个扫帚在身上？”奶奶布满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花，带着几分诙谐说：“小扫帚能把80分扫走，把100分扫来呀。”被奶奶戳中心事，我才勉强接受了小扫帚。

到外地读大学后，我曾窃喜，端午节这天再也不用早起了，更不用被五彩线“束缚”。没想到，端午节前一天，住在同城的二伯骑自行车到学校看我，送来一大包他和伯母包的粽子。送走二伯，上了一节课后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。二伯说，他中途发现忘了把东西给我，又返回校门口了。我匆忙跑出教室，瞥见二伯穿的T恤后背已被汗水浸透。他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条一尺来长的五彩线递给我，一边抱怨自己记性不好，说这是他今早特意到早市买的，嘱咐我第二天一定起早戴上。

一条五彩线值得大热天往返折腾吗？一时间，惊诧、感动、懊悔、珍惜……各种情愫一股脑儿地涌向我。就在几天前，母亲在电话里反复叮嘱我一定要买五彩线戴上，我还和她吵了一架，嗔怪母亲“迷信”，又抱怨她还把我当小孩子看待。此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并非母亲“守旧”，而是天底下的父母和长辈，为了孩子的平安健康，都有几分这样的“执”与“痴”，再小的事情也愿意默默付出和坚持。端午节那些琐碎的仪式，承载的是亲人间无法言表却细水长流的爱。

□耿艳菊

苇叶包裹的东西给我们看，说是粽子，里面有红枣，很好吃。我们自然是不相信的，小男孩为了证实他的话，允许我们一人尝一口。我们把粽子全吃光了，可是，大概是因为虚荣心，我们不肯承认粽子好吃，反而嘲笑他。小男孩气得哭了起来。

三爷爷恰好路过，狠狠地训斥了我们。三爷爷是我们当地小学校的老师，我们都怕他。小男孩向三爷爷讲起缘由，一向总是板着脸的三爷爷竟笑了，温和地向我们一群孩子讲起端午节的故事，讲起屈原，还讲了很多端午节的习俗，如赛龙舟、挂菖蒲艾草、佩香囊等。三爷爷说，地域不同，风俗也会有所不同，但心中的敬意是一样的。

很多年后，我在北京工作、生活，卖馒头的作坊里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糖包，他们叫它“糖三角”。每次买馒头时，总习惯再买上两个糖包，以慰乡心。

有一年回故乡，正好赶上端午节，奶奶八十多岁了，身体还硬朗，坐在厨房里包糖包。我问她端午节吃糖包的由来，慈眉善目的奶奶一下变得端然郑重起来，告诉我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俗和规矩，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可不能忘。那时，我才明白，年龄愈长，人愈老，越活得像孩子一样纯真简单，眼里只有故乡。

如今，我也学着母亲轻手轻脚的模样，给自己熟睡的孩子绑五彩线。比起吉祥的寓意，我更看重的是给孩子节日的仪式感。那绿油油的箬叶、白花花的糯米，亲手包成的是一种被浓浓亲情包裹着的幸福；那拂晓轻缠的五彩线，则是被浓浓爱意缠绕着的无限牵挂。